

HANYING


汉英词语

CIYU

FANYI TANWE

翻译 探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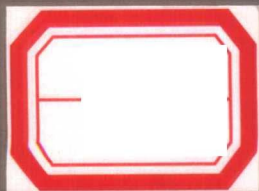
杨全红 著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  
of Chinese Words  
and Expressions  
into English

5.9

杨全红 著



汉英词语

翻译 探微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  
of Chinese Words  
and Expressions  
into English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汉英词语翻译探微/杨全红著. —上海: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2003. 8

ISBN 7-5432-0852-0

I. 汉... II. 杨... III. 英语—翻译 IV. H3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32523 号

责任编辑 徐文堪

美术编辑 钱自成

技术编辑 石甫安

汉英词语翻译探微

杨全红 编著

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cwcn.com)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华成印刷装帧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625 字数 148 千字

2003 年 9 月第 1 版 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1—4 100

ISBN 7-5432-0852-0/H·207

定价: 12.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厂质量科联系: 56727956



## 前 言

笔者曾在某“托福”(TOFEL)书读到这么一条“语录”：**The man who commands words commands the world.** 词汇的作用可谓大矣！然词汇学习，特别是英语词汇的学习却不那么容易，有人将其界为英语语音、语法、词汇等“三关”中之最难关。是否如是，不便简单附和，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英语词汇的学习确有一定难度。

依笔者愚见，外语词汇的学习应包含词汇翻译之内容。遗憾的是，近年来，虽然国内翻译图书层见叠出，但其中专事词汇翻译者不多，探讨汉英词汇翻译者就更少，真正有思想、有见地的汉英词汇翻译著述自然少之又少。基于此，笔者萌生了“结集”本册小书的念头，虽然她可能还非常稚嫩甚或粗劣。

所谓“结集”，是因为书中一部分内容此前皆散诸《中国翻译》、《中国科技翻译》、《四川外语学院学报》、《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科技英语学习》等刊物，尚未“出炉”者大多也是平日业已写好之零星之作。今将这些散于各处之同类文章汇于一起，是谓“结集”。需要说明的是，已发表文章中，绝大多数皆为笔者独撰，与人合作而成的二篇笔者也是第一作者。

为使小作与时俱进，本书之“结集”又非简单的“剪切”加“粘贴”，而是对相关文字和内容进行了必要的修改和打磨，其中不乏增、减、换、改、融等工夫。相信此一加工一定会增加小



书的学术含量和增强小书的时效性和可读性。

《汉英词汇翻译管窥》一书所谈“词汇”乃取广义，它除了传统意义上的词，也包括少许短语乃至短句。全书按照内容大致分为四编：泛论篇、个案篇、漫谈篇及示例篇。各编及其下附文章既相互联系又相对独立，读者可根据自身情况各取所需。

本书能得以出版首先与汉语大词典出版社的不吝支持密不可分，在此谨致谢忱。其次，书内新词翻译之内容（篇一、篇八、篇十三、篇二十一、篇二十五及篇二、篇三和篇五中部分内容）受惠于重庆市教委资金资助良多，舍此，本书将大打折扣。同时，笔者要真诚地感谢周开鑫、程昌华、曹顺发、罗益民、邓亚雄等诸位良师益友，感谢他们多年来对自己有力的帮扶和不竭的鼓励。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本书的问世尤其离不开家人的理解和奉献，对此，笔者的感激是只言片语所难以表达的。

杨全红

2003年春于山城重庆



## 目次

前言	1
第一编 泛论篇	1
篇一 汉英新词翻译简论	1
篇二 汉英土建工程术语翻译刍议	33
篇三 《新时代汉英大词典》译文小评	47
篇四 为相关汉英辞书编纂者一辩 ——就汉英双语词典的编写及评论与陈忠诚先生商榷	55
篇五 “疑难杂症”与“特效处理” ——读丁衡祁教授“汉英 / 英汉翻译的‘特效处理’” 之英译	67
第二编 个案篇	77
篇六 “地方志”的英译	77
篇七 “公司”的英译	82
篇八 “保税区”的英译	89
篇九 “翻译”的英译	101
篇十 “(被)解雇 / 开除”的英译	104
篇十一 “图”的英译	108
篇十二 “警察(官)”的英译	116
第三编 漫谈篇	126
篇十三 “皮包公司”的英译	126



篇十四	“敲竹杠 / 宰人”的英译	129
篇十五	“呱呱叫 / 顶刮刮”的英译	132
篇十六	“完蛋 / 完(蛋)了”的英译	134
篇十七	“怀孕(的)”的英译	137
篇十八	“屁股”的英译	140
篇十九	“乳臭未干”的英译	143
篇二十	“老人”的英译	146
第四编	例示篇	149
篇二十一	部分汉英流行新词新语的英译	149
篇二十二	几个时事常用语的英译	159
篇二十三	“搞……”、“不搞……”等的英译	174
篇二十四	“根据……”的英译	181
篇二十五	“……化”的英译	190
主要参考文献		201



# 第一编 泛论篇

## 第一 汉英新词翻译简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生活发生了急剧变化,大量新词应运而生。由于社会变革的迅猛,新词的生成速度惊人。据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统计,我国自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至 20 世纪 90 年代中大约产生了 7 000 多个新词(转引自赵启正为欧阳因主编《朗文中国流行新词语》所撰前言)。据另一项统计,20 世纪 80 年代平均每年增加新词 600 个左右,20 世纪 90 年代每年也增添 300 至 400 个(林伦伦等:4)\*。

语言是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象征,一定时期的新词新语是一定时期人们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反映。而对新词新语,外语工作者有责任及时将它们或至少将它们中的一部分译成准确、道地的外语(主要是英语),以便让国外读者了解今日中国的国情及发展。

---

\* 本书所参考的专书和论文,在正文中出作者名,冒号后标明页数,书名号详见书后所附“主要参考文献”。如征引的作者论著不止一种,加标发表年份。





## 一、新词的界定

何谓新词？这是每位新词研究者，包括新词翻译研究者在内，必须首先回答的问题。由于研究背景的不同，不同的研究人员对“新词”所给定义也可能不一样。下列部分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定义，供参考。

- 所谓新词语，就是新出现的、符合民族语言构成法则的，表意明确而能进行交际的词语。（李建国语，转引自张健《报刊新词英译纵横》）

- 新词新义是一种复杂的语言现象，产生新词新义的方式也很多，有构词、借词、仿造词、旧词复合、作家新语、派生新义、词类转换、词缀新义、潜在词等。（王德春语，转引自张健《报刊新词英译纵横》）

- 新词，又称新词语、新造词，系为指称新事物、新现象和表达新概念等而创造出来的词语。它是个相对的、具有发展性的概念。此时为新，彼时即为旧，每个时代都会有当时的新词语。因此，新词的具体起讫时限不好定，只能在确定一个固定的时间点之后才好确定从何时开始到这个时间点之间的词语为新词。（蔡富有、郭龙生，《语言文字学常用辞典》）

- 一般来说，实用意义（有别于词典学的意义）上的“新词”有两个含义：第一，从时间参照角度来说，新词可以是“出现在某一时间段内或自某一时间点以来所首次出现的词汇”，如 John Ayto 的 Longman Register of New Words (1989) 收录了出现在 1986 - 88 年之间的新词；第二，从蓝本参照角度来说，新词指的是“某一词典、一些词典或所有现有词典未曾收录的词汇”，如许多词典的增补版中收录的词汇就属于该范畴。（高



永伟,“英语国家对新词的研究”,转引自 <http://www.cn-trans.com/clubmag.htm>)

• 新词语是个统称,包括新词(如“离休、拼搏、环保、艾滋病”),新语(如“希望工程、排忧解难、维和部队”),新义(如“红眼病、交学费、回归”),新用法(如“工作很‘投入’、意思意思”),新词缀化倾向及其派生词(如“[高~]高效率、高竞争、高收入、高品位”等;“[~族]追星族、单身族、上班族、休闲族”等),老词缀新发展及其派生词(如“老外、一次性、棋坛”)(沈孟瓔,“新词语词典信息存量设置”,载《中国辞书论集 1999》)

## 二、汉英新词翻译研究现状

随着汉语新词的与日俱增及中外交流的日益加速,汉英新词的翻译近年来得到了社会各界应有的关注,有关翻译理论及实践均取得可喜成绩。概言之,今天我国汉英新词的翻译及所取得成绩大致可以表述如下:

### 2.1 社会重视渐次提升

留心近年国内译界及出版界之动态者,不难发现这些年我国汉英新词语的翻译及翻译研究均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谓此一领域的研究正成为一新的研究热点或焦点或许并不过分。有关“征兆”如下:《中国翻译》及《辞书研究》等学术刊物开辟了“汉英时事政经词语选登”(其中大部分属新词新语——作者)、“新词新义集萃”等专栏;《远东汉英大词典》、《汉英外事工作常用词汇》等工具书在书末设置了“新字新词补充”或“新增词汇”专栏。据《上海科技翻译》2002年6期有关报道,“2002年全国中译外研讨会”对如“三个代表”等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词语(亦为新词——作者)应如何翻译进行了



广泛而深入的探讨。

## 2.2 辞书编写扶摇直上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我国汉英新词词典、手册等工具书的编写和出版躬逢盛世,成果迭出。仅笔者坊间所见白纸黑字地标有“新词(语)”、“新词新义”、“新俚语”等字眼的汉英类工具书就有20余种/册(如《汉英汉语新词新义词典》、《汉英新词语词典》、《汉英最新特色词汇》等),而一些未披上“新衣”(即未标明“新词”、“新词语”等字眼)却内装不少新词的文献也不在少数(如《新闻宣传英语》、《时髦词典》、《时代经典用词》等)。值得一提的是,一些综合性和专科性汉英词典的编写或修订也将新词摆在了非常突出的位置,前者如2000年问世的《新时代汉英大词典》,该书“前言”中说:“近二十年来,随着我国社会飞速发展,世界科技突飞猛进,汉语新词层出不穷。为了反映这种时代特点,满足读者的需要,本书以求新为宗旨,对那些在社会上得到广泛承认和使用的词语,尽量搜求,并提供确切的英语释义”;后者如《汉英外事工作常用词汇》,其在条目的收录上也“收入了有中国特色的新词汇”。

顺便说一句,在编写体例上,绝大多数汉英新词语词典只是提供相关词条的英译(一个或多个)(如《汉英汉语新词新义词典》、《汉英新词语词典》等),也有少数既给出英译也给出例句甚至用法说明的(如《汉英新词语例解词典》、《汉英最新特色词汇》等),还有一部分词典给译文及部分典型词条之例句的(如《报刊新词英译词典》)。此三种编排方式各有侧重,也各有比较优势:第一类词典容量大,词条丰富;第二类词典有译有例,使用方便;第三类词典则吸取了前二者的长处,似更



可取。

### 2.3 专题研究长足进步

此处所谓专题研究主要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对某一领域的汉英新闻翻译的系统研究，一是对某些典型词条翻译的深入个案研究。前者如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张健先生对报刊新词的英译研究。张先生在这一专题的研究上，不仅先人一步，而且成绩不俗，不仅在《中国翻译》等杂志发表过相关文章，还先后出版了《报刊新词英译词典》和《报刊新词英译纵横》等工具书和专著，其中，《报刊新词英译纵横》以翻译理论与实务为基础，从新闻传播的效果和跨文化语言学的角度，系统地介绍了汉语报刊新词英译的特点、标准、技巧以及容易犯的错误。至于对某些典型词条翻译的研究，国内出版物及相关杂志上也时有所见，比如，刚才提及的张健先生的专著中就对 80 个精选词条逐一进行了较为细致中肯的分析和研究。又比如，近年《中国翻译》和《上海科技翻译》等杂志中陆续刊登的探讨有关“招商”、“素质教育”、“亚洲四小龙”、“……化”等新词、新语、新词缀翻译的专文或系列文章亦是其中的代表。

### 2.4 研究队伍日渐壮大

汉英新闻翻译的繁荣和景气离不开相对“宏富”的研究队伍。可喜的是，这支队伍正渐次扩大，研究者的“成分”也渐呈多元（既有国民，也有老外，还有中外“强强合作”的团队）。此三种研究人员中，第三种当属最佳组合，因为中外人士可以各施其长，比如，中方人员可充分发挥理解上的优势，而外方人员可施展自己表达上的特长。至于合作的方式，目前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中方人士完成译文后交老外过目或润笔；二是



中方人士确定词目和释义而由老外主持翻译；三是老外翻译而中方人士把关。需要提醒的是，汉英新词的翻译有其特殊性，更有一定难度，即便是取最能优势互补的中外合作方式，其生成的译文也不一定就个个理想，关于这一点，笔者在后文中将有较详细的论述。

### 三、汉英新词翻译常见错误

笔者平日研习有关译文时发现，汉英新词翻译实践出现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类：

#### 3.1 理解浅尝辄止

国人一般认为，英译汉主要是理解问题，而汉译英主要是表达问题。但表达新事物、新观念等的新词的理解有时却不那么容易。理解不到位，译文便不可能正确。如把“三角债”（debt chains, chain debts, inter-company debts）译作 triangle debts 就可能与译者未真正理解原文的含义有一定关系。同样，把“三通一平”（水通、电通、路通、施工场地平）（似可根据语境需要解释性译作“three connections and one leveling” assuring that a construction site is connected to water and electric power supplies and roads, and that the ground is leveled before a project is begun）译作 one level three through（一个平面三个通过）之类，谅与译者未能正确理解原文有“必然”联系。

#### 3.2 译文盲目对号

英汉两种语言中对应的成分是有限的，因此，盲目地“对号”或“对译”则可能掉入陷阱。比如，以汉语的行文词序去硬“框”英文便有可能适得其反，如将“中小企业”（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译作 medium and small enterprises，将



“高新技术”(new and high technology)译作 high and new technology 以及将“国际经济新秩序”(a 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译作 an international new economic order 等即属此类。另外,字面上的简单对译也属盲目对号,比如,“旅游结婚”或“旅行结婚”本有地道的英文表达法 destination wedding,《汉英最新特色词汇》及《新时代汉英大词典》却分别将其按字面译作了 go on a honeymoon trip 和 have an honeymoon trip。与此类似,“隆胸手术”本也有一专门术语 mammoplasty (乳房成形术),《英汉大词典补编》之 cowboy 词条例句中也给有“隆胸”的地道表达法 breast enhancements,《报刊新词英译词典》将其译作 breast-enlarging operation 和 breast enlargement surgery 似也有“对号入座”之嫌。

### 3.3 译文悖于习惯

这类译文,其语法、用词都没错,也没有中国式英语的味道,但英美人一般不这样说。如将“法制”译作 rule by law 以及将“网吧”译作 net bar 即属此类错误,根据英语行文习惯,此二新词当分别译作 rule of law, cyber(-) / Internet café 或 Internet / PC Room 才是。又如,来自英文中的 hotline 回译汉语新词“热线”虽无可厚非,但英文中的“热线”并非总是习惯使用 hot 或 hotline 等字眼的,前者如 helpline: 服务热线;后者若 dial-a-shrink: 心理医生热线, dial-a-porn: 色情电话热线, dial-a-cheat: 投诉热线。再如,将“赢得市场”译作 gain a larger share of the market; carve a niche in the market 也有违英文行文习惯:英文中“市场份额”虽可表示为 a large share of the market,但人们更习惯于将其直译作 market share,与之相搭配的动词则是 increase, capture, gain 等。



### 3.4 译文疏于文化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翻译之语言转换中自然离不开对文化因素的考量。复旦大学杰出教授陆谷孙先生曾说自己传译的“上海人精明而不聪明”之译文 *People of Shanghai are penny wise but pound-foolish* 比他译 *People of Shanghai are clever but not wise* 更能将文化内涵(上海人对分币的计算斤斤计较,而在大利益上就比较迟钝)“立刻传达到对方”(参见陆谷孙教授在上海教育电视台的讲演,具体内容可参见 2002 年 11 月 7 日《文汇报》)。汉英新词翻译中文化失误的情况也不少见,比如,“亚洲四小龙”初被译为 *Asian dragons* 就曾“遭遇”过批评,迄今仍有人坚持以“虎”(tiger)取“龙”,原因即是西方文化中的 dragon 并不为人所好。再如,“精神文明”之译作 *spiritual civilization*,目前人们对此一翻译虽有“容忍”之势,但在此前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它一直是“众矢之的”,不仅国人认为要不得,老外也纷纷说不妥,据说 1986 年多位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还专为此联名上书过中国领导人呢!何以故?一言以蔽之,原因在乎 *spiritual* 一词之具有宗教含义也。

### 3.5 回译似是而非

回译恰似外贸运作中的“出口转内销”,问题的关键是要善于识别“舶来品”和懂得“还原”术。例如,“丁克族”(亦说“丁客族”)本是英文 *dink / Dink / DINK* (*dual income, no kids* 或 *Double Income No Kids*) 之汉语音译。既不是“国产”,外译时“还原”就是,可笔者在某《汉英新词新义词典》之“丁克夫妇”(Dinkies, *Double Income No Kids couples*) 词条中所见译文仅是 *childless couple* (无子女的夫妇)。又如,赛前路径保密以测试驾驶及识途技术为目的的“(汽车/公路)拉力赛”本



系英语单词 rally 或 rallye 的汉语音译,《汉英最新特色词汇》(中国日报网站编)却将其译作了 endurance race (耐力赛)。再如,“信息高速公路”乃美国前副总统艾伯特·戈尔 (Albert Gore) 1998 年始创,其英文是 information (super) highway 及其变体 Inforbahn, I-way 等。很明显,“信息高速公路”是一地地地道的“美国货”,英译时也只能还其“本来面目”,可笔者在《全新汉英词典》(经济改革卷)之“信息高速公路”下见到的译文却是 information expressway (express highway)。

### 3.6 译文隔行隔山

本问题与前述理解多有关联。一个人的知识面总是有限的,因此,对自己不熟悉的专业或学科领域出现的新词的理解和表达最容易出现问題,有的时候即便能懂得大致意思也可能因缺乏专业文献或其他原因而难觅“真经”。比如,近年来,随着我国基础设施建设的迅猛发展,一般市民谅也听说过“斜拉桥”、“立交桥”等新名词,但大多数人,其中包括不少外语工作者和翻译人员,因不是相关专业“科班”人员,他们对此类术语的具体内涵及规范英语表达则似懂非懂,实际翻译中也便难免“栽跟头”——坊间非专业图书所给译文几乎都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仅以“斜拉桥”之翻译为例,“斜拉桥”乃是一种固定于索塔并锚固于桥面系的斜向拉索作为上部结构主要承重构件的桥梁,最常见的英文几乎只有 cable-stayed bridge。可相关文献(绝大多数为汉英新词类工具书)所给译文几无完全正确者,它们是: cable-stay bridge (《简明汉英新词语词典》、《报刊新词英译词典》); stayed-cable bridge (《新时代汉英大词典》、《汉英最新特色词汇》); cable suspension bridge (《报刊新词英译词典》); diagonal cable bridge, suspension bridge (《汉英





汉语新词新义词典》)。

## 四 汉英新词新语翻译实践中 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 4.1 内外有别,以不同方法传译不同类新词

就汉语新词的产生看,其源语有二:一是自他语中引人,二是自本族语中新生。显而易见,对引进的新词(学界谓之“外源词”,即经过记音、译意、借形、合璧等方式引入的外语词)应取回译法,即还“舶来品”以本来面目。例如,峰会(香港译“极峰会议”): summit (conference); 克隆: clone; 冰毒: ice; 摇头丸: dancing outreach; 传销: multi-level marketing; (计算机) 2000年问题: Y2K problem (y for year, k for kilo or thousand), 等等。值得注意的是,汉语中某些新词看似“国产”实乃“进口”,翻译时也需“转内销”。例如,白皮书: white paper (不是 white cover book), 国际大都市: cosmopolis (不是 international city)。其次,汉语中某些旧词新义其实也是来自他语,译时只能“回娘家”。例如,咖啡伴侣之“伴侣”: mate; X 门电话之“门”: line。至于自本民族语中新生的词语,特别是那些具有中国特色,反映本国新事物、新概念的新词新语,则应以“信”和“顺”为标准,或移译,或义译,或直译加注。移译指借用目的语中相对应或基本对应的词语传译。例如,傻瓜相机: Instamatic (商标名 < INSTA(NT) + (AUTO)MATIC >, 焦距、镜头均固定,被称为 foolproof 相机); 白条: IOU note (IOU: 债款、债务,由 I owe you 的读音缩略转义而来); 巡回招聘: milk round (一种招聘毕业生的方式,大公司走访各大学及学院,向求职者介绍本公司情况并与报名者晤谈)。义译和直译(加注)之所指,大家